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不朽的单相思

1995 年卷·小说

周忠陵 著

21 SHIJI WENXUE
ZHIXINGCONGSHU
1995NIANJU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5年卷·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不朽的 单相思

周忠陵 著



Z0019171

63727

不朽的单相思

周忠陵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7½ 插页 4 字数 153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161-0/I·1928

定价:10.80元

顾 问 冰 心 艾 青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冯 牧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

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张 韧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雷 达 缪俊杰 韩瑞亭

(注:*号者为常务编审)

总策划 白亚南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总 序

冯 牧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

ABC 31/62

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 21 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

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是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60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它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笑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盛夏骄阳似火之日，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处所，远避尘嚣，于清凉宁谧气氛中，平心静气，融洽无间地

确定本年度佳作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油然而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是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由白亚南先生任总经理的北京同力制冷公司赞助，由冯牧、袁鹰主持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的一项文学系统工程。此丛书意在扶植文学新人，凡年龄在 45 岁以下，具有创作潜力，但尚未出过书的青年作家均可列入备选范围。此丛书计划每年出版一套。1994 年、1995 年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李静媛 甘以雯

封面设计:王书朋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5 年卷

小 说

弹道无痕	徐贵祥
生活像条河	黄 薇
不朽的单相思	周忠陵
战争故事	廉 声
红锈	熊正良
清风冷看	鸽 鸽
石板路 水竹林	刘春来

散 文

倾斜的风景	赵翼如
我的湘西	彭学明

诗 歌

在瞬间逗留	沈 苇
寻觅光荣	辛 茹

理 论

叙事文学感染力研究	胡 平
-----------	-----

目 录

兄弟	1
那样的事绝对不干	12
病女	32
不朽的单相思	41
远与近	53
晚景如斯	61
关于海姝的最新说法	74
白猫与飘落的太阳花或其它	89
那个没讲完的故事之一	104
那个没讲完的故事之二	149
编后记	何志云 228

兄 弟

这是夜晚中的一个房间，除了我，空无一人的夜晚。当一辆急驰而过的汽车灯的光划过窗玻璃的时候，我就把茶重新泡好了。这时，稀薄的晨雾开始聚集，像一个预谋似的来到了窗台上。我侧坐在沙发窝里，企图尽量把渐渐涌来的睡意淹没进这棕黄色的液体里，以便等待着晨鸡的啼鸣，好搭头班车进城去。

此时，兄弟忠在我印象的长廊中不知怎么忽然就摇晃起来，变得模糊，我想他从前一定十分鲜明过，不然，散发在我眼光中的某些投影就不会围绕着他转来转去，忽而壮大，忽而瘦小。有一阵子他的确瘦小。那时的他衣着质朴，青蓝色的裤腿上钉满了虎牙形的补巴，他迎风木立在河边，手执香樟木弹弓的灵巧模样就像阳台上那盆盛开的菊花，在镜片的反光中灼然耀目。可那毕竟是久远时光中的他了。后来，忠终于跨入了高中，一所名牌高中，毕业后就考进了大学，随之他就从另一面开始了自个儿的生活。他一直就努力。这没的说。我想忠怎么都应该跟我一样，脑袋该平稳一些，多装些本领。用他们的话说，好好地工作，特别要讨上司的喜欢和赏识，够条件就加速入党，这是正途，会给自己平

添许多益处。就像我，三十刚出头，便当了处长，里里外外，左右逢源，说到底，也不冤枉父母的一片养育之恩，让他们二老坐在电视机前笑哈哈的也有个想头。其实，我的这些想法很普及，也耐用，具有全民性，我曾不止一次两次地给他灌输过。起初，他似乎还能听进去，坐在我对面，双手老是盘桓在微微抽动着膝盖骨上，样儿极是认真而且憨厚，像挑眉聆听某种教谕似的，唯唯诺诺，一个劲地点头，意思是要按我指引的路去不折不扣地走。那会儿他毕竟才高中毕业。我比他年长六岁。他自然听我的多于听父母的。这里面依然潜伏有一个代沟问题。隔年如隔代，一点也不假。多几年的经历就多添了一个令人感叹的世界。因而，对我，他常常觉得高深莫测，但又唯命是从。那时的忠还不会抽烟。

忠学会抽烟显然是在进入大学后不久的事。即或如此，他可是从来就不敢妄自站在我面前抽烟的。我想他一定是怕我，怕我一气之下干脆扣除掉他每月三分之一的生活费。他明白，那时节我们的家境绝非宽裕。因此，他在大学里的生活开支基本上由我来承担。我是老大，虽说早已挣钱糊口，下面却有两个兄弟，外婆还有病，父母的经济负担依旧不轻。再说，忠是我们家乃至整个家族史上第一个上大学的秀才，照平常人看来，就是自个儿捏紧点，也得把他供养出头。这种慰藉和骄傲无疑具有一种历史感。毕竟只有四年嘛，也好熬。然而，他抽烟，我反感。我发现他抽烟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不巧，当时他带了一位同学来家，那位同学可不知道我反对兄弟擅自抽烟的，闲聊中，他掏烟给我，我摆了摆手，接着又将烟递给忠，于是忠就看看我，随之那位不明真相的同学也愕然地看了看我，那时我却佯装未见，故意

将头转向窗外，在转眼的一霎，我感觉他们悄悄地互使了下眼色，于是我就明白忠是会抽烟的了。那个晚上我很生气，一直没同他说话。我想，而且我向来认为抽烟是一个年轻人滑向散漫和堕落的征兆，不利于身体还在其次。我担心这种可恶的征兆已开始在忠的身上萌芽了，久而久之，会给他本来具有的良好习惯染上许多不干净的斑点。于是，直到某天下午我当面痛斥了他一顿，他才不无坦率地承认这种过早的追求的确不利于安定团结。当时他就坐在电视机旁，斜对我，开始并没有急于开口，表面上还显得沉静，往往这种沉静又使我觉得他已然成熟了。他顿了顿，在我平息下来之后，就说抽烟其实也是一种需要，他决不是在附庸风雅，并且说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他会合理使用我给他的那笔生活费，一个子儿也不会多要。说着说着，话锋一转，他就开始谨慎地评价起我的生活是否过于僵化古板，显得陈旧，没跟时代划等号，整个人就仿佛是一个标点符号，却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样，他决定尽量少回家，以摆脱掉我从小就投在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不正常的阴影，因而，叫我要原谅他，理解他，不要再随随便便过多地干预他的生活。他要生活。当时，我愤怒得几乎要给他两耳刮子，但我又终没下手。忠毕竟大了。二十多个四季风光给他的脸抹上了一层善于缄默而又富有机智的光芒。其时正值二月。残雪在融化。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完全明白忠并不是我自身在反光中的投影。人各有其路，即便兄弟。一个很普通的道理。我现在明白了。尽管我和忠同一父母，血管里淌着两条血管汇流出的同一种血，孩提时互相依恋和吹捧，共同占有一种想法，共同享用一张吱嘎乱叫的木床，共同使用一种行为，或

抵御外来的侵扰，或蒙骗父母严厉的眼睛，或在昏暗的灯光下偷偷粘贴纸花和飞机模型。他简直成了我的一只手，一只脚，一个无论白天黑夜都跟在我屁股后面团团转的传声筒。我们情投意合，团结一致，仿佛一个人，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在镜里，一个在镜外，身高悬殊，但形貌举止酷似。而现在，不同了，我们都大了，的确，都成人了，一个思想早已分离出两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了，干涉不起作用了。这是显然的。我想，这样吧，他毕竟是兄弟，还年轻，除去道义上的必要提醒甚或干预外，其它的就由他去好了。是的，他有他的生活，毕竟是长胡须的人了，文化自然比我的高，这样也好，让他摆脱掉我的人生经验，去自辟一条生的路，品尝品尝个中滋味也未尝不是一件绝好的事。由他去吧。这样一来，似乎签了一份契约似的，我俩自某一刻起就很少坐下来拿流动的时光来挥霍各自的想法了。当然，当然啦，这并不是说如此一来就削弱和贬低了凝固在我们血液中的那种亘古不变的兄弟情谊。不会的。况且，尽管如此，忠每次路过我的单位，就总会到我这儿来坐坐，喝杯茶，抑或随便喝点什么，或者捎个口信，或者轻描淡写地聊聊，不然就敲我一竹杠，拉我进餐馆。那个二月风光里，我患肺炎住院，他竟傻乎乎地给我送来了一束花满枝头的腊梅，可见他对待生命的方式实际上比我要浪漫和超然得多。

忠喜好读书，不必言说，文史地理，包罗万象，无不涉猎。我真佩服。据说，他成功地当上了校文学社团的头头，出尽了风头，在师生中，尤其在女生中已被广为吹捧、崇拜和爱慕。他可是从来都不曾在我的跟前透露出一丝一毫。他完全没有必要在我面前炫耀才华甚至卖弄摄取到的一知半

解，他知道，那样我可能会嘲笑他，使他在自傲中羞于作出哪怕来自生理上的反击。自然，我的生活经历比他要来得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生活比什么都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它是一本大书。而他才翻开了第一页，还早，以后的内容他压根儿就无法预计。我想。

何时开始生活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生活。有人堂而皇之地认为恋爱是生活的开端。我反对这种偏见，也不同意这种观察，尽管女人对我又重要又不特别重要。而有一个家才是真正重要的。的确，我至今还没安家，但我决不悲观。至于说忠什么时候去谈情说爱，我也从不过问，他有他的谱，谁也管不着。然而，那时候的忠，在他的身边，的确有好些姑娘在晃晃悠悠了。但，老实说，其中有个女孩在我的印象中可不怎么顺利，相貌和气质仿佛是从不同的物体上拼合来的，总很别扭，类如一个什么带刺的东西卡在了喉管里，欲吐不能，欲咽又止，怪不舒服。她不爱交谈，或者说不善言辞，坐着的样儿决不舒展，体态也孱弱，腔调细声细气，夹着一丝远隔他乡的地方味，恰像抽空了气的彩色气球，好看而不能飞，软绵绵的，在感觉上经不住来自任何形式的风吹雨淋。她来过家好多次，没过多久，就不见她再来了。那时忠已考入了该校的研究生。他有工资糊口了。对此，我记得问过他，而他却隔着墙壁说反正家里人不喜欢，说吹也就吹了。我知道这并不是他的心里话。他的心里话是绝不会轻易对家人说的。这是他的秘密。直到又一个二月风光重新光顾我们的门槛，我才听说那可可怜如草的女孩为忠堕过两次胎，直至后来发觉忠暗地里又将另一位黑发姑娘抱进了一片黄昏中的桃树林，她就悲愤欲绝，歇斯底

里，最后也就愤然辞学，重返了湖南归家的路。那可是一条由熟悉亲切陡转为陌生厌恶的漫长的路。于是，一气之下，我记得我当时就把酒杯扔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然后侧身对准忠出汗的尖鼻头就劈头痛骂，而他却纹丝不动，似乎对我的骂已习惯了，一时沉静得就跟平柜上的那个装饰木雕差不多。我好久没这么怒过了，可他对我的怒却依然保持着儿时的忍耐。这是一种尊敬。也叫传统。良久，忠掏出了烟（这是我首次见他掏烟），划燃火柴，面朝墙壁喷了一口，淡淡地一喷，仿佛在对我的怒报以轻蔑的笑：“怎么说呢。男人嘛。”他又站起来，还是面对墙，长长的背影刚好蔓延到了我的胸部：“怎么说呢。这么说吧，女人是面镜子，有棱有角的多面镜，你要摆平你的位置和前途，你就必须得克服掉某些感情上的抑或世俗规范上的一些个偏差，从各个角度中去纠正自己的步伐。男人嘛，要的就是步伐。”说到这里，他顿住了。他会说这些，使我愕然。而就在我无言以对的当口，他一溜身，取下挎包，闪出门，坦荡如风地回校去了。当时，惨淡的月光如一块伤疤久久地覆盖在光滑透亮的玻璃窗上。

其实，坐在屋里，我也时常对壁自问我对女人是不是感兴趣这一问题。但敢讲，我骨子里对女人的兴趣好像并不曾为了什么一度衰减过，就像我天生对葡萄酒怀有浓厚的兴趣一样。只是不随便狂饮而已。然而，要叫我神乎乎地去主动追求一个所谓的女人却是打破脑袋也办不到的事儿。再说，我一向以为，男人就是男人，应该去做某种事业的代表，而成天围着女人绕圈圈，像某些电影中的荒唐男人那样，有辱大体，简直是桩不足挂齿的笑话。有了事业以及事业上的